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三十)

施耐庵著
胡適序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冊



國學基本叢書

交換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關勝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卻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今又如此無禮。晁天王的冤讎未曾報得，旦夕不樂，若不去報此讎，惹人恥笑。』吳用道：『即日春暖，正好廝殺。前者進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讎深入骨髓，不報得，誓不還山。』吳用道：『且教時遷，他會飛簷

435744

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卻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卻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

不過數日，卻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見今扎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二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東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

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他五個寨柵。」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道：「員外如肯下山，便爲前部。」吳用諫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

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軍砲響，便來接應。」吳用主意，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時，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讓位與他，因此不充他爲前部先鋒。宋江大意，只要盧俊義建功，乘此機會，教他爲山寨之主。吳用不肯，立主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淵，鄒潤，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堯，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

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曾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爲上策。」曾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口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

土蓋，四下裏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到來。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十數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到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鎗。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塹，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蒺藜。一住三日，曾頭市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出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巳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如若那邊擂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吳用傳令已了。

再說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着他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巳牌，聽得寨前砲響，追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

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猶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曾魁。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賊人，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又聽得寨前砲響，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塌了陷坑，山後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裏吳用卻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軍馬趕來，盡數逼下坑去。史文恭卻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排出百餘輛車子來，盡數把火點着，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借起大風，刮得火焰捲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毀。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裏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

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棚，曾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懷舊恨，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廝，報往日之讎？』『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

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軍器並舉，鬪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迭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前，絞做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使用鎗只一撥，卻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鈚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卻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便望呂方項根拗來。花榮箭早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頭盔倒卓，兩脚蹬空。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

曾長官聽得大哭。只見傍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教：『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曾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勦：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

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一同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廝，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退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親兄，此冤不報，更待何時！直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鬪這曾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搭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由，搶出垓心。對陣有人認的，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全得項充，李兗蠻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陣。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

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兄讎！」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擺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怎生打扮：

頭上金盔耀日光，
身披鎧甲賽冰霜。

坐騎千里龍駒馬，
手執朱纓丈二鎗。

斯時史文恭出馬，橫殺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鬪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攔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扎。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再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自己焚香祈禱，占卜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雖然此處可破，今夜必主有賊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閒，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

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趕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拗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

會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齎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

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日昨小男，倚仗一時之勇，誤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衆到來，理合就當歸附。奈何無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奪馬之罪，雖百口何辭！原之實非本意。今頑犬已亡，遣使講和。如蒙罷戰休兵，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更齎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心中大怒，扯書罵道：『殺吾兄長，焉肯干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凜顫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

會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覆曾頭市主會弄帳前：國以信而治天下，將以勇而鎮外邦，人無禮而何爲，財非義而不取。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奈緣爾將行一時之惡，惹數載之冤。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旣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

會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驚憂。次日，會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肯講和，各請一人質當。』宋江不肯，吳用便道：『無傷。』隨即便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堯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休得有誤。』不說五人去了，卻說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紮駐。

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會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遣五個人來，必然有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會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粗鹵，卻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會長官中心只要講和，不聽

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卻使曾昇帶同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會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卻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

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到來。」宋江道：「那廝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

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他若信從了，我自有的處置。

郁保四領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會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棚。會長官道：「我那會昇當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會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會魁，南寨會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卻閃入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

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卻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仝，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卻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一番犬伏窩之計，一百發百中。」

當晚卻說史文恭帶了蘇定，會密，會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會密，會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並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

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鼓砲響，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聲響爲號，東西兩門，火砲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卻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兗，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就在寨里自縊而死。曾密逕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搠死。曾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踐爲泥。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卻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逢楊志，史進，亂箭射死蘇定。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攔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

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齊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匹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跳過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間，只見陰雲冉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颯颯，虛空中一人，當住去路。史文恭疑是神兵，勒馬便回，東西南北，四邊都是晁蓋陰魂纏住。史文恭再回舊路，卻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搠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千里龍駒，逕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怒：

喜者得盧員外建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讎人相見，分外眼睜。先把曾昇就本處斬首，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兵殺散凌州軍馬，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又得了這匹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並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個個舉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已罷。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主。

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

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尙自過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有貴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衆弟兄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雖然有些

凶險，累蒙天祐。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天下誰不望風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吳用勸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人皆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做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自示人，也發作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受朝廷誥命的，也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卻要讓別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推讓別人，洒家們各自撒開！」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自有個道理，盡天意，看是如何，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內，重添兩個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場災禍。直教「天罡」盡數投山寨，「地煞」空羣聚水涯。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識『雙鎗將』

話說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要把主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伏。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卻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若去問他借糧，公然不肯。今寫下兩個鬪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吳用道：『也好。聽從天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由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寫下兩個鬪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個。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

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沖，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

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朱仝，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堯，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駕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棚。

分俵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

卻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鎮，紮駐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首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齎一封戰書，去那裏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一人，身長一丈，腰闊數圍。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不好資財惟好義，

貌似金剛離古寺。

身長喚做『險道神』，

此是青州郁保四。

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齋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一人，瘦小身材，叫道：『我幫他去。』
那人是誰？

蚱蟻頭尖光眼目，

鷺鷥瘦腿全無肉。

路遙行走疾如飛，

揚子江邊王定六。

這兩個便道：『我們不曾與山寨中出得些氣力，今日情願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駐紮，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鎗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面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兩國相戰，不斬來使。於禮不當。只將二人各打二十訊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網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厮無禮，好生眇視大寨！』
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

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喚做李瑞蘭，往來情熟。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時定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覷方便，我且頓兵不動。』且說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瓦子李瑞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吃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廝見。李瑞蘭生的甚是標格出塵，有詩爲證：

萬種風流不可當，

梨花帶雨玉生香。

翠禽啼醒羅浮夢，

疑是梅花靚曉粧。

李瑞蘭引去樓上坐了，遂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閃閃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卻到這裏？』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如今我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瑞蘭葫蘆提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卻來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

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耍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子入來，和我們不干罷！」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李公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干係，買我們做甚麼？」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卻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李公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吃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卻去首告。」且說史進見這李瑞蘭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瑞蘭道：「卻纔上胡梯，踏了個空，爭些兒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史進雖是英勇，又喫他瞞過了，更不猜疑。有詩爲證：

可歎青樓伎倆多，

粉頭畢竟護虔婆。

早知暗裏施奸計，

錯用黃金買笑歌。

當下李瑞蘭相敘間闊之情，爭不過一個時辰，只聽得胡梯邊脚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納聲喊，數

十個做公的搶到樓上，史進措手不及，正如鷹拿野雀，彈打斑鳩，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裏廳上。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廝膽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瑞蘭父親首告，誤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廝！」兩邊走過獄卒牢子，先將冷水來噴腿上，兩腿各打一百大棍。史進由他拷打，不招實情。董平道：「且把這廝長枷木扭，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

却說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進去娼妓李瑞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弟欠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教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諱者扯丐漏走五個字。」得便熟閒，迎新送舊，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無定，總有恩情，也難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喫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

「有舊情思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拽入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爲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却叫顧大嫂雜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宋江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汶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攜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

却說顧大嫂頭髮鬆，衣服藍縷，雜在衆人裏面，拽入城來，遶街求乞。到於衙前，打聽得果然史進陷在牢中，方知吳用智料如神。次日，提著飯罐，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個年老公人從牢裏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麼？」顧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的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買賣，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裏？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強人，犯著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也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鐵索。史

進見了顧大嫂，喫了一驚，則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即忙出去，饒你兩棍！顧大嫂見這牢內人多，難說備細，只說得：『月盡夜打城，叫你牢中自掙扎。』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記得『月盡夜』。原來那個三月，却是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却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吃的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柵，睜着鶻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起喊來，一齊走了。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量。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却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鎗棒，去大牢前納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

却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準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陣勢，董平出馬，真乃英雄蓋世，謀勇過人，有詩爲證：

兩面旗牌耀日明，

鏃銀鐵鎧似霜凝。

水磨鳳翅頭盔白，

錦繡麒麟戰襖青。

一對白龍爭上下，

兩條銀蟒遞飛騰。

河東英勇風流將，

能使雙鎗是董平。

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

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搦，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鎗手』徐寧，仗『鉤鎌鎗』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叫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

追殺入陣來。宋江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他若投西，號旗便往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得出來，兩下拒住。

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亦未爲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

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吾？豈不聞古人曾有言：「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你看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替天行道，濟困扶危，早來就降，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

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奔宋江。左有林沖，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宋江軍馬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功勞，拍馬趕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個，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邊埋伏；却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爲號，絆馬索齊起，準備捉這董平。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裏，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剪綁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

却說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喏喏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忙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

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實爲萬幸。』宋江道：『敝寨地連水泊，素無擾害。今爲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今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糧，以爲報効。』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盔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在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殺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放大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引人去西瓦子李瑞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罷，收拾回軍。大小將校再到安山鎮。只見『白日鼠』白勝飛奔前來，報說東昌府交戰之事。宋江聽罷，神眉踢豎，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來！』正是重驅水泊英雄將，再奪東昌錦繡城。畢竟宋江復引軍馬投何處來，且聽下回

分解。

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話說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龔旺，渾身上刺着虎斑，額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使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了，歎曰：「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

公孫勝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山陣中也好眉目，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

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宋江在馬上，看對陣時，陣排一字，旗分五色。三通鼓罷，『沒羽箭』張清出馬。怎生打扮，有一篇水調歌讚張清的英勇：

頭巾掩映茜紅纓，狼腰猿臂體彪形。錦衣繡襖，袍中微露透深青。雕鞍側坐，青驄玉勒馬輕迎。葵花寶鐙，振響熟銅鈴。倒拖雉尾，飛來四蹄輕。金環搖動，飄飄玉蟒撒朱纓。錦袋石子，輕輕飛動似流星。不用強弓硬弩，何須打彈飛鈴，但着處命須傾。東昌馬騎將，『沒羽箭』張清。

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喝采，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洼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去戰張清？』傍邊惱犯這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鈎鏹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鬪不

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去趕，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袋中摸出石子，紐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可憐悍勇英雄，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嘶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却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却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錚然有聲，伏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拍馬提搦，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却待挺搦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凹裏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彭玘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風折了，來日怎地嘶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

一個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却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冲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就拍「踢雪烏騮」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鋼鞭，回歸本陣。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張清？」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出戰。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那敗將，馬軍尙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奔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青面獸」楊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鎗來迎，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鎗裏藏身，楊志卻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道：「着！」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錚的打在盔上，謊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宋江看了，輾轉

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仝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來攻。』朱仝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由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石子來時，面門上怎生躲避，急待擡頭看時，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仝急來快救，額項上又一石子打着。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仝、雷橫。剛搶得兩個奔走還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雙鎗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鄰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雙臂環中撩亂。約鬪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袋中摸出一個石子。手起處真似流星掣電，石子來嚇得鬼哭神驚。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張清走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一閃，

鎗裏藏身，董平却擲了空。那條鎗却擲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嘶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龔旺，丁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廝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龔旺、丁得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沖、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助董平，索超、張清見不是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隄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停住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却說林沖、花榮把龔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鎗擲將來，却擲不着花榮，林沖、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沖、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裏看見，暗忖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了一十五員大將，若拿他一個偏將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拿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

旺，丁得孫，也拿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却再商議。

且說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雖是不在此人之下，也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已自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隻，水陸並進，船隻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

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得，賊勢根本未除，暗使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

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覷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梢馱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

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卓直掇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秃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納喊，都搶將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糧車便走。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糧車，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道：『再搶河中米船。』太守道：『將軍善覷方便。』

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納喊，搶到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却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却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在那裏。張清便有三頭六臂，也怎

生掙扎得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炮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

宋江等都在州衙裏，聚集衆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誤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拿着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怎肯教你下手。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讐，皇天不祐，死於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也是天罡星合當會聚，自然義氣相投。宋江設誓已罷，道：『衆弟兄勿得傷情。』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復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材！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人稱爲『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醫

獸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頭領。有篇七言古風，單道皇甫端醫術：

傳家藝術無人敵，

安驥年來有神力。

迴生起死妙難言，

拯憊扶危更多益。

鄂公烏騅人盡誇，

郭公騾駟來渥注。

吐蕃聚驢號神駁，

北地又羨拳毛騮。

騰驤駮駝皆經見，

銜橛背鞍亦多變。

天閒十二舊馳名，

手到病除難應驗。

古人已往名不刊，

只今又見皇甫端。

解治四百零八病，

雙瞳炯炯珠走盤。

天集忠良真有意，

張清鶚薦誠良計。

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銀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

山寨前後諸將都起。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首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兄弟，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疎失，若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託衆弟兄英勇。一者合當聚義，二乃我再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便道：『願請兄長約束。』宋江對着衆頭領，開口說這個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臨化地，『七十二地煞』鬧中原。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鬧了江州上山之後，皆賴托衆弟兄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

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上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擄之人，陷於縲紲，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禳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住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主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弟兄意下如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買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淨食，并合用一應物件。』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旛四首，堂上扎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萬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醮星官真宰，堂外仍設監壇崔盧鄧竇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四十九員。是日晴明的好，天和氣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不在話羽。當日醮筵，但見：

香騰瑞靄，花簇錦屏。一千條畫燭流光，數百盞銀燈散彩。對對高張羽蓋，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垂擺漉。金鐘撞處，高功表進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碧袞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勇猛。道士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誦靈章，按法劍踏罡布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當日公孫勝與那四十八員道衆，都在忠義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奏聞天帝，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三層，衆小頭目并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上。衆人看時，直豎金盤：兩頭尖，中間闊，又喚做『天門開』，又喚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繚繞，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拷佬之形，直滾下虛皇壇來。那團火遶壇滾了一遭，竟鑽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鍬鋤頭掘開泥土，根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有詩爲證：

忠義英雄迴結臺，

感通上帝亦奇哉！

人間善惡皆招報，

天眼何時不大開！

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平明齋衆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襯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邊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一斗；下面卻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教蒙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至盡情剖露，休遺片言。』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謄寫。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觀看良久，教蕭讓從頭至後，盡數抄謄。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雄星「豹子頭」林沖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雕」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鎗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祐星「金鎗手」徐寧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沒遮攔」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損星『浪裏白跳』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蝎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圮

地奇星『聖水將』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闊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鬪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

地會星『利算子』蔣敬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祐星『賽仁貴』郭盛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急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好星『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飛星『八臂那吒』項充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

地稽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地角星『獨角龍』鄒潤

地短星『出林龍』鄒淵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地劣星『活閃婆』王定六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鼓上阜』時遷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當時何道士辯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上蒼分定位數爲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數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資，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有詩爲證：

月明風冷醮壇深，

鸞鶴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姓字，

激昂忠義一生心。

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扁，前面冊立三關。忠義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養晁天王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代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右一代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袞。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仝，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旱寨，關勝，徐寧，宣贊，郝思文；正西旱寨，林沖，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呼延灼，楊志，韓滔，彭圮。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

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

鉞白旄，青旛阜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濯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盡是侯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

宋江當日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

計開：

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智多星』吳用

『入雲龍』公孫勝

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神機軍師』朱武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鵬』李應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冲

『霹靂火』秦明

『雙鞭』呼延灼

『雙鎗將』董平

馬軍八虎騎兼先鋒使八員：

『小李廣』花榮

『金鎗手』徐寧

『青面獸』楊志

『急先鋒』索超

『沒羽箭』張清

『美髯公』朱仝

『九紋龍』史進

『沒遮攔』穆弘

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醜郡馬」宣贊

「井木犴」郝思文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聖水將」單廷珪

「神火將」魏定國

「摩雲金翅」歐鵬

「火眼狻猊」鄧飛

「錦毛虎」燕順

「鐵笛仙」馬麟

「跳澗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

「錦豹子」楊林

「小霸王」周通

步軍頭領一十員：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赤髮鬼」劉唐

「插翅虎」雷橫

「黑旋風」李逵

「浪子」燕青

「病關索」楊雄

「拚命三郎」石秀

「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

步軍將校一十七員：

「混狀魔王」樊瑞

「喪門神」鮑旭

「八臂那吒」項充

「飛天大聖」李袞

「病大蟲」薛永

「金眼彪」施恩

「小遮攔」穆春

「打虎將」李忠

「白面郎君」鄭天壽

「雲裏金剛」宋萬

「摸着天」杜遷

「出雲龍」鄒淵

「獨角龍」鄒潤

「花項虎」龔旺

「中箭虎」丁得孫

「沒面目」焦挺

「石將軍」石勇

四寨水軍頭領八員：

『混江龍』李俊

『船火兒』張橫

『浪裏白跳』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東山酒店

『小尉遲』孫新

『母大蟲』顧大嫂

西山酒店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二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貴

『鬼臉兒』杜興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活閃婆」王定六

總探聲息頭領一員：

「神行太保」戴宗

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

「鐵叫子」樂和

「鼓上阜」時遷

「金毛犬」段景住

「白日鼠」白勝

守護中軍馬軍驍將二員：

「小溫侯」呂方

「賽仁貴」郭盛

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

「毛頭星」孔明

「獨火星」孔亮

專管行刑劊子二員：

「鐵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慶

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二員：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一員

「聖手書生」蕭讓

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

「鐵面孔目」裴宣

考算錢糧支出納入一員

「神算子」蔣敬

監造大小戰船一員

「玉旛竿」孟康

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

「玉臂匠」金大堅

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

「通臂猿」侯健

專攻醫獸一應馬匹一員

「紫髯伯」皇甫端

專治諸疾內外科醫士一員

「神醫」安道全

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甲一員
「金錢豹子」湯隆

專造一應大小號炮一員
「轟天雷」凌振

起造修緝房舍一員
「青眼虎」李雲

屠宰牛馬豬羊牲口一員
「操刀鬼」曹正

排設筵宴一員
「鐵扇子」宋清

監造供應一切酒醋一員
「笑面虎」朱富

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
「九尾龜」陶宗旺

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
「險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

當日梁山泊宋公明傳令已了，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了兵符印信，筵宴已畢，人皆大醉，衆頭領各歸所撥寨分，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於鴈臺前後駐劄聽調。有篇言語，單道梁山泊的好處，怎見得：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



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姪郎舅，以及跟隨主僕，爭鬪冤讎，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疎。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刀鎗，或奔馳，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沒奈何着一個『聖手書生』，聊存風雅；最惱的是大頭巾，幸喜得先殺卻『白衣秀士』，洗盡酸慳。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時常說江湖上聞名，似古樓鐘聲聲傳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個個連牽。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羣保義，把寨爲頭。休言嘯聚山林，早願瞻依廊廟。

梁山泊忠義堂上號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揀了吉日良時，焚一爐香，鳴鼓聚衆，都到堂上。宋江對衆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死生相托，患難相扶，一同保國安民。』衆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無學無能，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聚弟兄於梁山，結英雄於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今已後，

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鑒察，報應昭彰。」誓畢，衆皆同聲其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斷阻。當日歃血誓盟，盡醉方散。看官聽說，這裏方纔是梁山泊大聚義處，有詩爲證：

光耀飛離土窟間，

天罡地煞降塵寰。

說時豪氣侵肌冷，

講處英雄透膽寒。

仗義疎財歸水泊，

報讎雪恨上梁山。

堂前一卷天文字，

休與諸公仔細看。

起頭分撥已定，話不重言。原來泊子裏好漢，但閒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裏搜出金銀來時，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餘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糧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當。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爲，大小何止千百餘處。爲是無人可以當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來，因此不會顯露，所

以無有話說。

再說宋江自盟誓之後，一向不曾下山，不覺炎威已過，又早秋涼，重陽節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會衆兄弟同賞菊花，喚做『菊花之會。』但有下山的兄弟們，不論遠近，都要招回寨來赴筵。至日，肉山酒海，先行給散馬步水三軍一應小頭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團兒吃酒。且說忠義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頭把盞。堂前兩邊篩鑼擊鼓，大吹大擂，語笑喧譁，觥籌交錯，衆頭領開懷痛飲。馬麟品簫，樂和唱曲，燕青彈箏，各取其樂。不覺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紙筆來，一時乘着酒興，作滿江紅一詞。寫畢，令樂和單唱這首詞，道是：

喜遇重陽，更佳釀今朝新熟。見碧水丹山，黃蘆苦竹。頭上律教添白髮，鬢邊不可無黃菊。願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統豺虎，禦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樂和唱這個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只見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攛做

粉碎。宋江大喝道：『這黑廝怎敢如此無禮？左右與我推去，斬訖報來！』衆人都跪下告道：『這人酒後發狂，哥哥寬恕。』宋江答道：『衆賢弟請起，且把這廝監下。』衆人皆喜。有幾個當刑小校，向前來請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掙扎。哥哥殺我也不怨，剛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說了，便隨着小校去監房裏睡。宋江聽了他說，不覺酒醒，忽然發悲。吳用勸道：『兄長既設此會，人皆歡樂飲酒，他是個麤鹵的人，一時醉後衝撞，何必掛懷，且陪衆兄弟盡此一樂。』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後，誤吟了反詩，得他氣力來，今日又作滿江紅詞，險些兒壞了他性命！早是得衆兄弟諫救了。他與我身上情分最重，因此潛然淚下。』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主張招安，要改却歸正，爲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衆人的心？』魯智深便道：『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宋江道：『衆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衆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懷，席散各回本寨。

次日清晨，衆人來看李逵時，尙兀自未醒，衆頭領睡裏喚起來說道：『你昨日大醉，罵了哥哥，今日

要殺你。』李逵道：『我夢裏也不敢罵他，他要殺我時，便由他殺了罷。』衆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見宋江請罪。宋江喝道：『我手下許多人馬，都是你這般無禮，不亂了法度？且看衆兄弟之面，寄下你項上一刀，再犯必不輕恕。』李逵喏喏連聲而退，衆人皆散。

一向無事，漸近歲終。那一日久雪初晴，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離寨七八里，拿得萊州解燈上東京去的一行人，在關外聽候將令。宋江道：『休要執縛，好生叫上關來。』沒多時，解到堂前：兩個公人，八九個燈匠，五輛車子。爲頭的這一個告道：『小人是萊州承差公人，這幾個都是燈匠。年例：東京着落本州，要燈三架，今年又添兩架，乃是玉柵玲瓏九華燈。』宋江隨即賞與酒食，叫取出燈來看。那做燈匠人將那玉柵燈掛起，安上四邊結帶，上下通計九九八十一盞，從忠義堂上掛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待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喫苦，不當穩便，只留下這碗九華燈在此，其餘的你們自解官去。酬煩之資，白銀二十兩。』衆人再拜，懇謝不已，下山去了。

宋江教把這碗燈點在晁天王孝堂內。次日，對衆頭領說道：『我生長在山東，不曾到京師，聞知今上大張燈火，與民同樂，慶賞元宵，自冬至後，便造起燈，至今絕完，我如今要和幾個兄弟私去看燈一遭。』

便回。』吳用諫道：『不可，如今東京做公的最多，倘有疎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間只在客店裏藏身，夜晚入城看燈，有何慮焉？』衆人苦諫不住，宋江堅執要行。正是猛虎直臨丹鳳闕，殺星夜犯臥牛城。畢竟宋江怎地去東京看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

話說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分撥去看燈人數：『我與柴進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餘盡數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說東京好燈，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守死要去，那裏執拘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去，不許你惹事，打扮做伴當跟我，就叫燕青也走一遭，專和李逵作伴。』

看官聽說，宋江是個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原來卻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後，卻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要良金美玉碾爲細末，每日塗搽，自然消磨去了。那醫書中說：『美

玉滅斑，』正此意也。

當日先叫史進，穆弘扮作客人去了，次後便使魯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再後宋江，朱仝，劉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藏暗器，不必得說。

且說宋江與柴進扮作間涼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緩急，好來飛報。李逵，燕青扮伴當，各挑行李下山，衆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餞行。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你閒常下山，好歹惹事，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非比閒時，路上不要喫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衝撞，弟兄們不好斷見，難以相聚了。』李逵道：『不索軍師憂心，我這一遭并不惹事。』

相別了，取路登程，抹過濟州，路經滕州，取單州，上曹州來，前望東京萬壽門外，尋一個客店安歇下了。宋江與柴進商議，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話，宋江道：『明日白日裏，我斷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夜，人物喧譁，此時方可入城。』柴進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

次日，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頭上巾幘新鮮，脚下鞋襪乾淨；燕青打扮，更是不俗。兩個離了店肆，看城外人家時，家家熱鬧，戶戶喧譁，都安排慶賞元宵，各作賀太平風景。來到城門下，沒人阻當，果然好

座東京去處。怎見得：

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透迤按吳楚之邦，延互連齊魯之境。山河形勝，水陸要衝。禹畫爲豫州，周封爲鄭地。層疊臥牛之勢，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像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邊四季花。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靄靄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照樓臺。

當下柴進，燕青兩個入得城來，行到御街上，往來觀翫，轉過東華門外，見往來錦天花帽之人，紛紛濟濟，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柴進引着燕青，逕上一個小小酒樓，臨街占個閣子，凭欄望時，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幙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柴進喚燕青，附耳低言，你與我如此如此。燕青是個點頭會意的人，不必細問，火急下樓。出得店門，恰好迎着個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個喏。那人道：『面生，并不曾相識。』燕青說道：『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故交，特使小人來相請。』原來那班直姓王，燕青道：『莫非足下是張觀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道：『正是教小人請王觀察，貪慌忘記了。』那王觀察跟隨着燕青來到樓上，燕青揭起簾子，對柴進道：『請到王觀察來了。』燕青接了手中執色，

柴進邀入閣兒裏相見，各施禮罷，王班直看了柴進半晌，卻不認得，說道：『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適蒙呼喚，願求大名。』柴進笑道：『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說，兄長熟思之。』一壁便叫取酒肉來，與觀察小酌。酒保安排到餚饌菓品，燕青斟酒，慇懃相勸。酒至半酣，柴進問道：『觀察頭上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慶賀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通類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個，鑿着「與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裏聽候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能勾入內裏去。』柴進道：『在下卻不省得。』又飲了數盃，柴進便叫燕青，你自去與我旋一盃熱酒來喫。無移時，酒到了，柴進便起身與王班直把盞道：『足下飲過這盃小弟敬酒，方纔達知姓氏。』王班直道：『在下實想不起，願求大名。』王班直拿起酒來，一飲而盡。恰纔喫罷，口角流涎，兩脚騰空，倒在凳上。柴進慌忙去了巾幘衣服，鞋襪，卻脫下王班直身上錦襖，踢串鞋袴之類，從頭穿了，帶上花帽，拿了執色，分付燕青道：『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支吾。』

且說柴進離了酒店，直入東華門去看那內庭時，真乃人間天上，但見：

祥雲籠鳳闕，瑞靄罩龍樓。琉的瓦砌鴛鴦，龜背簾垂翡翠。正陽門逕通黃道，長朝殿端拱紫垣。渾儀臺占算星辰，待漏院班分文武。牆塗椒粉，絲絲綠柳拂飛甍；殿繞欄楯，簇簇紫花迎步輦。恍疑身在蓬萊島，彷彿神遊兜率天。

柴進去到內裏，但過禁門，爲有服色，無人阻當，直到紫宸殿。轉過文德殿，殿門各有金鎖鎖着，不能勾進去，且轉過凝暉殿。從殿邊轉將入去，到一個偏殿，牌上金書「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書之處，側首開着一扇朱紅榻子。柴進閃身入去看時，見正面鋪着御座，兩邊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寶，象管，花箋，龍墨，端硯，書架上盡是羣書，各插着牙籤；正面屏風上堆青疊綠畫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圖。轉過屏風後面，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寫着道：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國家被我們擾害，因此時常記心，寫在這裏。」便去身邊拔出暗器，正把山東宋江那四個字刻將下來，慌忙出殿，隨後早有人來。柴進便離了內苑，出了東華門，回到酒樓上看那王班直時，尙未醒來，依舊把錦衣，花帽，服色等項，都放在閣兒內。柴進還穿了依舊衣服，

喚燕青和酒保計算了酒錢，剩下十數貫錢，就賞了酒保。臨下樓來分付道：『我和王觀察是弟兄。恰纔他醉了，我替他去內裏點名了回來，他還未醒。我卻在城外住，恐怕誤了城門，剩下錢都賞你，他的服色號衣都在這裏。』酒保道：『官人但請放心，男女自伏侍。』柴進，燕青離得酒店，逕出萬壽門去了。王班直到晚起來，見了服色，花帽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說柴進的話，王班直似醉如癡，回到家中。次日有人來說：『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個字，今日各門好生把得鐵桶般緊，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盤詰。』王班直情知是了，那裏敢說。

再說柴進回到店中，對宋江備細說內宮之中，取出御書大寇『山東宋江』四字，與宋江看罷，歎息不已。十四日黃昏，明月從東而起，天上並無雲翳，宋江，柴進扮作閒涼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爲小閑，只留李逵看房。四個人雜在社火隊裏，取路闖入封丘門來，遍翫六街三市，果然板煖風和，正好遊戲。轉過馬行街來，家家門前扎縛燈棚，賽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四個轉過御街，見兩行都是煙月牌，來到中間，見一家外懸青布幕，裏掛斑竹簾，兩邊盡是碧紗牕，外掛兩面牌，牌上各有五個字，寫道：『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來喫茶，問茶博士

道：『前面角妓是誰家？』茶博士道：『這是東京上廳行首，喚做李師師。』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茶博士道：『不可高聲，耳目覺近。』宋江便喚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見李師師一面，暗裏取事，你可生個婉曲入去，我在此間喫茶等你。』宋江自和柴進，戴宗在茶坊裏喫茶。

卻說燕青逕到李師師門首，揭開青布幕，掀起斑竹簾，轉入中門，見掛着一碗鴛鴦燈，下面犀皮香桌兒上，放着一個博山古銅香爐，爐內細細噴出香來。兩壁上掛着四幅名人山水畫，下設四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見無人出來，轉入天非裏井，又是一個大客位，設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小床，鋪着落花流水紫錦褥，懸掛一架玉棚好燈，擺着異樣古董。燕青微微咳嗽一聲，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姪娘來，見燕青道個萬福，便問燕青：『哥哥高姓？那裏來？』燕青道：『相煩姐姐請媽媽出來，小閒自有話說。』梅香入去不多時，轉出李媽媽來。燕青請他坐了，納頭四拜。李媽媽道：『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閒的便是，從小在外，今日方歸。』原來世上姓張姓李姓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燈下，認人不仔細，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閒麼？你那裏去了？許多時不來！』燕青道：『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來相望。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有的是家私，說不能盡。他是個

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財主，今來此間：一者就賞元宵，二者來京師省親，三者就將貨物在此做買賣，四者要求見娘子一面。怎敢說來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滿意。不是少閒賣弄，那人實有千百兩金銀，欲送與宅上。」那虔婆是個好利之人，愛的是金資，聽的燕青這一席話，便動了念頭，忙叫李師師出來，與燕青廝見。燈下看時，端的好容貌。燕青見了，納頭便拜，有詩爲證：

芳年聲價冠青樓，

玉貌花顏是罕儔。

共羨至尊曾貼體，

何慚壯士便低頭。

那虔婆說與備細，李師師道：「那員外如今在那裏？」燕青道：「只在前面對門茶坊裏。」李師師便道：「請過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語，不敢擅進。」虔婆道：「快去請來。」燕青逕到茶坊裏，耳邊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錢，還了茶博士，三人跟着燕青，逕到李師師家內。入得中門相接，請到大客位裏，李師師斂手向前動問起居道：「適間張閒多談大雅，今辱左顧，綺閣生光。」宋江答道：「山僻村野，孤陋寡聞，得觀花容，生平幸甚。」李師師便邀請坐，又看着柴進問道：「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葉巡簡。」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宋江、柴進居左，客席而坐；李師師右邊，主位相陪。爛

子捧茶至，李師師親手與宋江，柴進，戴宗，燕青換盞，不必說那盞茶的香味。茶罷，收了盞托，欲敍行藏，只見嫺子來報：『官家來到後面。』李師師道：『其實不敢相留，來日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卻請諸位到此，少敍三五。』宋江喏喏連聲，帶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師師門來，穿出小御街，逕投天漢橋來看鰲山。正打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聒耳，鼓樂喧天，燈火疑眸，遊人似蟻。宋江，柴進也上樊樓，尋個閣子坐下，取些酒食餚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喫不到數盃，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道：

浩氣沖天貫斗牛，

英雄事業未曾酬。

手提三尺龍泉劍，

不斬奸邪誓不休！

宋江聽得，慌忙過來看時，卻是『九紋龍』史進，『沒遮攔』穆弘，在閣子內喫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去喝道：『你這兩個兄弟嚇殺我也！快算還酒錢，連忙出去！』早是遇着我，若是做公的聽得，這場橫禍不小。誰想你這兩個兄弟也這般無知麓糙！快出城，不可遲滯。明日看了正燈，連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要弄得撇撒了！』史進，穆弘默默無言，便叫酒保算還了酒錢。兩個下樓，取路先投城外去了。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計算還了酒錢，四人拂袖下樓，逕往萬壽門來客店內敲

門。李逵困眼睜開，對宋江道：『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既帶我來，卻教我看房，悶出鳥來。你們都自去快活。』宋江道：『爲你生性不善，面貌醜惡，不爭帶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禍。』李逵便道：『你不帶我去便了，何消得許多推故！幾曾見我那裏嚇殺了別人家小的大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帶你入去，看罷了正燈，連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

過了一夜，次日正是上元節候，天色清明得好。看看傍晚，慶賀元宵的人不知其數，古人有篇絳都春單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報，乍瑞靄霽色，星都春早。翠幃競飛，玉勒爭馳，都聞道鰲山彩結蓬萊島，向晚色雙龍銜照。絳霄樓上，彤芝蓋底，仰瞻天表。縹緲風傳帝樂，慶玉殿共賞，羣仙同到。迤邐御香飄滿，人間開嘻笑，一點星球小。淩隱隱鳴梢聲杳，遊人月下歸來，洞天未曉。

當夜宋江與同柴進，依前扮作閒涼官，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個人，逕從萬壽門來。是夜雖無夜禁，各門頭目軍士全付披掛，都是戎裝帽帶，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擺布得甚是嚴整。高太尉自引鐵騎馬軍五千，在城上巡禁。宋江等五個向人叢裏挨挨搶搶，直到城裏，先喚燕青，附耳低言，與我如此如此，只在

夜來茶坊裏相等。燕青逕往李師師家扣門，李媽媽，李行首都出來接見燕青，便說道：『煩達員外休怪，官家不時間來此私行，我家怎敢輕慢。』燕青道：『主人再三上覆媽媽，啓動了花魁娘子，山東海僻之地，無甚希罕之物，便有些出產之物將來，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權當人事；隨後別有罕物，再當拜送。』李媽媽問道：『如今員外在那裏？』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燈。』世上虔婆愛的是錢財，見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兩塊，放在面前，如何不動心！便道：『今日上元佳節，我子母們却待家筵數盃，若是員外不棄，肯到貧家少敘片時……』燕青道：『小人去請，無有不來。』說罷，轉身回到茶坊，說與宋江這話了，隨即都到李師師家。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三個人入到裏面大客位裏，李師師接着，拜謝道：『員外識荆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卻之不恭，受之太過。』宋江答道：『山僻村野，絕無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勞花魁娘子致謝。』李師師邀請到一個小小閣兒裏，分賓坐定，嬾子侍婢，捧出珍異菓子，濟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美餚饌，盡用錠器，擁一春臺。李師師執盞向前拜道：『夙世有緣，今夕相遇二君，草草盃盤，以奉長者。』宋江道：『在下山鄉雖有貫伯浮財，未曾見如此富貴，花魁的風流聲價，播傳寰宇，求見一面，如登天之難，何況親賜酒食。』李師師道：

「員外獎譽太過，何敢當此。」都勸罷酒，叫嫺子將小小金杯巡篩。但是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皆是柴進回答，燕青立在邊頭和闕取笑。酒行數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點點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進笑道：「我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李師師道：「各人稟性何傷！」姬嬛說道：「門前兩個伴當：一個黃髭鬚，且是生的怕人，在外面喃喃呐呐地罵。」宋江道：「與我喚他兩個入來。」只見戴宗引着李逵到閣子裏。李逵看見宋江，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自肚裏有五分沒好氣，圓睜怪眼，直瞅他三個。李師師便問道：「這漢是誰？恰像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衆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說。宋江答道：「這個是家生的孩兒小李。」李師師笑道：「我倒不打緊，辱莫了太白學士。」宋江道：「這厮却有武藝，挑得三二百斤擔子，打得三五十人。」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鍾，各與三鍾，戴宗也喫三鍾。燕青只怕他口出訛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門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就取過賞鍾，連飲數鍾。」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去詞。宋江乘着酒興，索紙筆來，磨得黑濃，蘸得筆飽，拂開花箋，對李師師道：「不才亂道一詞，盡訴胸中鬱結，呈上花魁尊聽。」當時宋江落筆，遂成樂府詞一首，道是：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

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九，只等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寫畢，遞與李師師反覆看了，不曉其意。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卻把心腹裏曲之事告訴，只見嬾子來報：『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後門。』李師師忙道：『不能遠送，切乞恕罪。』自來後門接駕，嬾子姬嬭連忙收拾過了杯盤什物，扛過臺桌，灑掃亭軒，宋江等都未出來，却閃在黑暗處，張見李師師拜在面前，奏道：『起居，聖上龍體勞困。只見天子頭戴軟紗唐巾，身穿滾龍袍，說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宮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來，愛卿近前與朕攀話。』宋江在黑地裏說道：『今番挫過，後次難逢，俺三個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有何不好！』柴進道：『如何使得？便是應允了，後來也有翻變。』三個正在黑影裏商量，卻說李逵見了宋江，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喫酒，卻教他和戴宗看門，頭上毛髮倒豎起來，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幕，推開扇門，逕走入來，見了李逵，喝問道：『你這廝是誰？敢在這裏？』李逵也不回應，提起把交椅，望楊太尉劈臉打來。楊太尉倒喫了一驚，措手不及，兩交椅打翻地下。戴宗便來救時，那裏攔當得住。李逵扯下幅畫來，就蠟

燭上點着，東焯西焯，一面放火，香桌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三個聽得，趕出來看時，見『黑旋風』褪下半截衣裳，正在那裏行兇。四個扯出門外去時，李逵就街上奪條棒，直打出小御街來。宋江見他性起，只得和柴進，戴宗先趕出城，恐關了禁門，脫身不得，只留燕青看守着他。李師師家火起，驚得趙官家一道煙走了。鄰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楊太尉，這話都不必說。城中喊起殺聲，震天動地。高太尉在北門上巡警，聽得了這話，帶領軍馬，便來追趕。燕青伴着李逵，正打之間，撞着穆弘，史進，四人各執鎗棒，一齊助力，直打到城邊。把門軍士急待要關門，外面魯智深輪着鐵禪杖，武行者使起雙戒刀，朱仝，劉唐手撚着朴刀，早殺入城來，救出裏面四個。方纔出得城門，高太尉軍馬恰好趕到城外來。八個頭領不見宋江，柴進，戴宗，正在那裏心慌。原來軍師吳用已知此事，定教大鬧東京，剋時定日，差下五員虎將，引領帶甲馬軍一千騎，是夜恰好到東京城外等接，正逢着宋江，柴進，戴宗三人，帶來的空馬，就教上馬，隨後衆人也到。正都上馬時，於內不見了李逵，高太尉軍馬衝將出來。宋江手下的五虎將：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邊，立馬於濠塹上，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早早獻城，免汝一死！』高太尉聽得，那裏敢出城來，慌忙教放下弔橋，衆軍上城隄防。宋江便喚燕青分付道：『你和黑廝最好，你可略等他一

等，隨後與他同來。我和軍馬衆將先回，星夜還寨，恐怕路上別有枝節。」

不說宋江等軍馬去了，且說燕青立在人家房簷下看時，只見李逵從店裏取了行李，拿着雙斧，大吼一聲，跳出店門，獨自一個，要去打這東京城池。正是聲吼巨雷離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門。畢竟『黑旋風』李逵怎地去打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

梁山泊雙獻頭

話說當下李逵從客店裏搶將出來，手搥雙斧，要奔城邊劈門，被燕青抱住腰膀，只一交攔個脚捎天。燕青拖將起來，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隨他。爲何李逵怕燕青？原來燕青小廝撲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隨他，燕青小廝撲手到一交。李逵多會着他手腳，以此怕他，只得隨順。燕青和李逵不敢從大路上走，恐有軍馬追來，難以抵敵，只得大寬轉奔陳留縣路來。李逵再穿上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沒了頭巾，卻把焦黃髮分開，綰做兩個丫髻。行到天明，燕青身邊有錢，村店

中買些酒肉喫了，拽開脚步趨行。次日天曉，東京城好場熱鬧，高大尉引軍出城，追趕不上自回。李師只推不知，楊太尉也自歸家將息，抄點城中被傷人數，計有四五百人，推倒跌損者，不計其數。高太尉會同樞密院童貫，都到太師府商議，啓奏早早調兵勦捕。

且說李逵和燕青兩個在路，行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四柳村。不覺天晚，兩個便投一個大莊院來，敲開門，直進到草廳上。莊主狄太公出來迎接，看見李逵縮着兩個丫髻，卻不見穿道袍，面貌生得又醜，正不知是甚麼人。太公隨口問燕青道：「這位是那裏來的師父？」燕青笑道：「這師父是個蹺蹊人，你們都不省得他。胡亂趁些晚飯喫，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聲。太公聽得這話，倒地便拜李逵，說道：「師父，可救弟子則個。」李逵道：「你要我救你甚事，實對我說。」那太公道：「我家一百餘口，夫妻兩個，嫡親止有一個女兒，年二十餘歲，半年之前，着了一個邪祟，只在房中，茶飯並不出來討喫。若還有人去叫他，磚石亂打出來，家中人都被他打傷了，累累請將法官來，也捉他不得。」李逵道：「太公，我是薊州羅真人的徒弟，會得騰雲駕霧，專能捉鬼，你若捨得東西，我與你今夜捉鬼。如今先要一豬一羊祭祀神將。」太公道：「豬羊我家儘有，酒自不必得說。」李逵道：「你揀得膘肥的宰了，爛煮將來，好酒

更要幾瓶，便可安排，今夜三更與你捉鬼。」太公道：「師父如要書符紙札，老漢家中也有。」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樣，都沒什麼鳥符，身到房裏，便揪出鬼來。」燕青忍笑不住。老兒只道他是好話，安排了半夜，豬羊都煮得熟了，擺在廳上。李逵叫討十個大碗，滾熱酒十瓶，做一巡篩，明晃晃點着兩枝蠟燭，焰騰騰燒着一爐好香。李逵掇條凳子，坐在當中，並不念甚言語。腰間拔出大斧，砍開豬羊，大塊價扯將下來。喫。又叫燕青道：「小乙哥，你也來吃些。」燕青冷笑，那裏肯來吃。李逵吃得飽了，飲過五六碗好酒，看得太公呆了。李逵便叫衆莊客：「你們都來散福。」撚指間撒了殘肉。李逵道：「快舀桶湯來，與我們洗手洗脚。」無移時，洗了手脚，問太公討茶喫了。又問燕青道：「你會吃飯也不會？」燕青道：「吃得飽了。」李逵對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飽，明日要走路程，老爺們去睡。」太公道：「卻是苦也！這鬼幾時捉得？」李逵道：「你真個要我捉鬼，着人引我到你女兒房裏去。」太公道：「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磚石亂打出來，誰人敢去？」

李逵拔兩把板斧在手，叫人將火把遠遠照着。李逵大踏步直搶到房邊，只見房內隱隱的有燈。李逵把眼看時，見一個後生樓着一個婦人在那裏說話。李逵一腳踢開了房門，斧到處，只見砍得火光爆

散，霹靂交加。定睛打一看時，原來把燈盞砍翻了。那後生卻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聲，斧起處，早把後生砍翻。這婆娘便鑽入床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漢子先一斧砍下頭來，提在床上，把斧敲着床邊喝道：「婆娘，你快出來。若不鑽出來時，和床都剝的粉碎。」婆娘連聲叫道：「你饒我性命，我出來。」卻纔鑽出頭來，被李逵揪住頭髮，直拖到死屍邊問道：「我殺的那廝是誰？」婆娘道：「是我姦夫王小二。」李逵又問道：「磚頭飯食，那裏得來？」婆娘道：「這是我把金銀頭面與他，三二更從牆上運將入來。」李逵道：「這等腌臢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邊，一斧砍下頭來，把兩個人頭拴做一處，再提婆娘屍首和漢子身屍相併，李逵道：「喫得飽，正沒消食處。」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雙斧，看着兩個死屍，一上一下，恰似發擂的亂剝了一陣。李逵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插起大斧，提着人頭，大叫出廳前來：「兩個鬼我都捉了。」撇下人頭，滿莊裏人都喫一驚，都來看時，認得這個是太公的女兒，那個人頭，無人認得。數內一個莊客相了一回，認出道：「有些像東村頭會黏雀兒的王小二。」李逵道：「這個莊客到眼乖。」太公道：「師父怎生得知？」李逵道：「你女兒躲在床底下，被我揪出來問時，說道：『他是姦夫王小二，喫的飲食，都是他運來。』問了備細，方纔下手。」太公哭道：「師父，留得我女兒也罷。」李逵罵道：

「打脊老牛，女兒偷了漢子，兀自要留他！你恁地哭時，倒要賴我不謝。我明日卻和你說話。」燕青尋了個房，和李逵自去歇息。太公卻引人點着燈燭，入房裏去看時，照見兩個沒頭屍首，剝做十來段，丟在地。下。太公太婆煩惱啼哭，便叫人扛出後面，去燒化了。李逵睡到天明，跳將起來，對太公道：「昨夜與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李逵，燕青喫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不在話下。

且說李逵和燕青離了四柳村，依前上路，此時草枯地闊，木落山空，於路無話。兩個同大寬轉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離荆門鎮不遠。當日天晚，兩個奔到一個大莊院敲門，燕青道：「俺們尋客店中歇去。」李逵道：「這大戶人家，卻不強似客店多少！」說猶未了，莊客出來，對說道：「我主太公正煩惱哩！你兩個別處去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廳上。李逵口裏叫道：「過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鳥緊！便道太公煩惱！我正要和煩惱的說話。」裏面太公張時，看見李逵生得兇惡，暗地教人出來接納，請去廳外側首，有間耳房，叫他兩個安歇，造些飯食，與他兩個吃着，着他裏面去睡。多。樣時，搬出飯來，兩個吃了，就便歇息。李逵當夜沒些酒，在土炕子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只聽得太公太婆在裏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焦，那雙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將起來，便向廳前問道：「你家甚麼人，

哭這一夜，攪得老爺睡不着。」太公聽了，只得出來答道：「我家有個女兒，年方一十八歲，被人強奪了去，以此煩惱。」李逵道：「又來作怪！奪你女兒的是誰？」太公道：「我與你說他姓名，驚得你屁滾尿流！他是梁山泊頭領宋江，有一百單八個好漢，不算小軍。」李逵道：「我且問你：他是幾個來？」太公道：「兩日前，他和一個小後生各騎着一匹馬來。」李逵便叫燕青：「小乙哥，你來聽這老兒說的話，俺哥哥原來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沒這事！」李逵道：「他在東京兀自去李師家去，到這裏怕不做出來！」李逵便對太公說道：「你莊裏有飯，討些我們喫。我實對你說，則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這個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奪了你的女兒，我去討來還你。」太公拜謝了，李逵、燕青逕望梁山泊來，直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李逵、燕青回來，便問道：「兄弟，你兩個那裏來？錯了許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裏答應，睜圓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做粉碎，衆人都喫一驚。宋江喝道：「黑廝又做甚麼？」李逵拿了雙斧，搶上堂來，逕奔宋江，詩曰：

梁山泊裏無奸佞，

忠義堂前有諍臣。

留得李逵雙斧在，

世間直氣尙能伸。

當有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將，慌忙攔住，奪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大怒，喝道：『這廝又來作怪！你且說我的過失。』李逵氣做一團，那裏說得出。燕青向前道：『哥哥聽稟一路上備細：他在東京城外客店裏跳將出來，拿着雙斧，要去劈門，被我一交攔翻，拖將起來。說與他：『哥哥已自去了，獨自一個風甚麼？』恰纔信小弟說，不敢從大路走。他又沒了頭巾，把頭髮縮做兩個丫髻。正來到四柳村狄太公莊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兒并奸夫兩個，都剝做肉醬。後來卻從大路西邊上山，他定要大寬轉，將近荆門鎮，當日天晚了，便去劉太公莊上投宿。只聽得太公兩口兒一夜啼哭，他睡不着，巴得天明，起去問他。劉太公說道：『兩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個年紀小的後生，騎着兩匹馬到莊上來，老兒聽得說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這十八歲的女兒出來把酒，喫到半夜，兩個把他女兒奪了去。』李逵大哥聽了這話，便道是實，我再三解說道：『俺哥哥不是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頭胡做。』李大哥道：『我見他在東京時，兀自戀着唱的李師師不肯放，不是他是誰？』因此來發作。』宋江聽罷，便道：『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說？』李逵道：『我閒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做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聽我說！我和三二千軍馬回來，兩匹馬落路時，須瞞不得衆人。若還搶』

得一個婦人，必然只在寨裏！你卻去我房裏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說甚麼鳥閒話！山寨裏都是你手下的，護你的多，那裏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個不貪色慾的好漢，你原來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個商量。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鬧嚷，那劉太公不死，莊客都在，俺們同去面對。若還對翻了，就那裏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對不翻，你這廝沒上下，當得何罪？」李逵道：「我若還拿你不肯，便輪這顆頭與你！」宋江道：「最好，你衆兄弟都是證見。」便叫「鐵面孔目」裴宣寫了賭賽軍令狀二紙，兩個各書了字，宋江的把與李逵收了，李逵的把與宋江收了。李逵又道：「這後生不是別人，只是柴進。」柴進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來。若到那裏對翻了之時，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喫我幾斧。」柴進道：「這個不妨，你先去那裏等。我們前去時，又怕有蹺蹊。」李逵道：「正是。」便喚了燕青：「俺兩個依前先去，他若不來，便是心虛，回來罷休不得。」正是：

至人無過任評論，

其次納諫以爲恩。

最下自差偏自是，

令人敢怒不敢言。

燕青與李逵再到劉太公莊上，太公接見，問道：『好漢，所事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來教你認他，你和太婆并莊客都仔細認也。若還是時，只管實說，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見莊客報道：『有十數騎馬來到莊上了。』李逵道：『正是了，側邊屯住了人馬，只教宋江，柴進入來。』宋江，柴進逕到草廳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側邊，只等老兒叫聲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劉太公近前來拜了宋江。李逵問老兒道：『這個是奪你女兒的不是？』那老兒睜開睡羸眼，打起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對李逵道：『你卻如何？』李逵道：『你兩個先着眼瞧他，這老兒懼怕你，便不敢說是。』宋江道：『你叫滿莊人都來認我。』李逵隨即叫到衆莊客人等認時，齊聲叫道：『不是。』宋江道：『劉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這位兄弟，便是柴進。你的女兒，都是喫假名托姓的騙將去了。你若打聽得出來，報上山寨，我與你做主。』宋江對李逵道：『這裏不和你說話，你回來寨裏，自有辯理。』宋江，柴進自與一行人馬，先回大寨裏去。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緊上，錯做了事。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你把去獻與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沒來由尋死做甚麼？我叫你一個法則，喚做「負荆請罪」。』李逵道：『怎地是負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脫了，將麻繩綁縛了，脊梁上背着一把』

荆枝，拜伏在忠義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這個喚做負荆請罪。」李逵道：「好卻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頭去乾淨。」燕青道：「山寨裏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李逵沒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來，負荆請罪。

卻說宋江，柴進先歸到忠義堂上，和衆兄弟們正說李逵的事，只見「黑旋風」脫得赤條條地，背上負着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頭，口裏不做一聲。宋江笑道：「你那黑廝，怎地負荆？只這等饒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揀大棍打幾十罷！」宋江道：「我和你賭砍頭，你如何卻來負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饒我，把刀來割這顆頭去，也是了。」當衆人都替李逵陪話。宋江道：「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捉得那兩個假宋江，討得劉太公女兒來還他，這等方纔饒你。」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我去甕中捉鼈，手到拿來！」宋江道：「他是兩個好漢，又有兩副鞍馬，你只獨自一個，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願往。」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綽了齊眉棍，隨着李逵，再到劉太公莊上。燕青細問他來情，劉太公說道：「日平西時來，三更裏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爲頭的生的矮小，黑瘦面皮，第二個夾壯身材，短鬚大眼。」二人問了備細，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

兒還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將令，務要我兩個尋將來，不敢違誤。」便叫煮下乾肉，做下蒸餅，各把料袋裝了，拴在身邊，離了劉太公莊上。先去正北上尋，但見荒僻無人煙去處。走了一兩日，絕不見些消耗。卻去正東上，又尋了兩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內，又無消息。李逵心焦面熱，卻回來望西邊尋去。又尋了兩日，絕無些動靜。當晚兩個且向山邊一個古廟中供床上宿歇，李逵那裏睡得着，爬起來坐地。只聽得廟外有人走的響，李逵跳將起來，開了廟門看時，只見一條漢子，提着把朴刀，轉過廟後山脚下去，李逵在背後跟去。燕青聽得，拿了弩弓，提了桿棍，隨後跟來，叫道：「李大哥，不要趕，我自自有道理。」是夜月色朦朧，燕青遞桿棍與了李逵，遠遠望見那漢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趕近，搭上箭弩弦穩放，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只一箭，正中那漢的右腿，撲地倒了。李逵趕上，劈衣領揪住，直拿到古廟中，喝問道：「你把劉太公的女兒搶的那裏去了？」那漢告道：「好漢，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搶甚麼劉太公女兒。小人只是這裏剪徑，做些小買賣，那裏敢大弄，搶奪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漢細做一塊，提起斧來喝道：「你若不實說，砍你做二十段。」那漢叫道：「且放小人起來商議。」燕青道：「漢子，我且與你拔了這箭。」放將起來問道：「劉太公女兒，端的是甚麼人搶了去？只是你這裏剪徑的，你豈可不知些風聲？」那漢道：「小人

胡猜，未知真實，離此間西北上約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喚做牛頭山，山上舊有一個道院，近來新被兩個強人：一個姓王，名江，一個姓董，名海——這兩個都是綠林中草賊——先把道士道童都殺了，隨從只有五七個伴當，占住了道院，專一下來打劫。但到處只稱是宋江，多敢是這兩個搶了去。」燕青道：「這話有些來歷，漢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風」李逵。我與你調理箭瘡，你便引我兩個到那裏去。」那人道：「小人願往。」燕青去尋朴刀還了他，又與他扎縛了瘡口，趁着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過十五里來路，到那山看時，苦不甚高，果似牛頭之狀。三個上得山來，天尙未明，來到山頭看時，團團一遭土墻，裏面約有二十來間房子。李逵道：「我與你先跳入墻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卻理會。」李逵那裏忍耐得，騰地跳將過去了。只聽得裏面有人喝聲，門開處，早有人出來，便挺朴刀來奔李逵。燕青生怕攔撒了事，拄着桿棒，也跳過墻來。那中箭的漢子一道煙走了。燕青見這出來的好漢正鬪李逵，潛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漢臉頰骨上，倒入李逵懷裏來，被李逵後心只一斧，砍翻在地，裏面絕不見一個人出來。燕青道：「這廝必有後路走了。我與你去截住後門，你卻把着前門，不要胡亂入去。」且說燕青來到後門墻外，伏在黑暗處，只見後門開處，早有一條漢子拿了鑰匙，來開後

面牆門。燕青轉將過去，那漢見了，遶房簷便走出前門來。燕青大叫：『前門截住。』李逵搶將過來，只一斧，劈胸膛砍倒，便把兩顆頭都割下來，拴做一處。李逵性起，砍將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幾個伴當躲在竈前，被李逵趕去，一斧一個，都殺了。來到房中看時，果然見那個女兒在牀上嗚嗚的啼哭。看那女子，雲鬢花顏，其實美麗，有詩爲證：

弓鞋窄窄起春羅，

香沁酥胸玉一窩。

麗質難禁風雨驟，

不勝幽恨蹙秋波。

燕青問道：『你莫不是劉太公女兒麼？』那女子答道：『奴家在十數日之前，被這兩個賊擄在這裏，每夜輪一個將奴家姦宿。奴家晝夜淚雨成行，要尋死處，被他監看得緊。今日得將軍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養爹娘。』燕青道：『他有兩匹馬，在那裏放着？』女子道：『只在東邊房內。』燕青備上鞍子，牽出門外，便來收拾房中積攢下的黃白之資，約有三五千兩。燕青便叫那女子上馬，將金銀包了，和人頭抓了，拴在一匹馬上。李逵縛了個草把，將牕下殘燈，把草房四邊點着燒起。他兩個開了牆門，步送女子下山，直到劉太公莊上。爹娘見了女子，十分歡喜，煩惱都沒了，盡來拜謝兩位頭領。燕青道：『你不要

謝我兩個，你來寨裏拜謝俺哥哥宋公明。」兩個酒食都不肯喫，一家騎了一匹馬，飛奔山上來。回到寨中，紅日銜山之際，都到三關之上，兩個牽着馬，駝着金銀，提了人頭，逕到忠義堂上，拜見宋江。燕青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頭埋了，金銀收入庫中，馬放去戰馬羣內喂養。次日，設筵宴與燕青、李逵作賀。劉太公也收拾金銀上山，來到忠義堂上，拜謝宋江。宋江那裏肯受，與了酒飯，教送下山回莊去了，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是無話，不覺時光迅速。

看看鵝黃着柳，漸漸鴨綠生波。桃腮亂簇紅英，杏臉微開絳蕊。山前花，山後樹，俱發萌芽；州上蘋，水中蘆，都回生意。穀雨初晴，可是麗人天氣；禁烟纔過，正當三月韶華。

宋江正坐，只見關下解一夥人到來，說道：「拿到一夥牛子，有七八個車箱，又有幾束哨棒。」宋江看時，這夥人都是彪形大漢，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幾個直從鳳翔府來，今上泰安州燒香。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降誕之辰，我每都去臺上使棒，一連三日，何止有千百對在那裏。今年有個撲手好漢，是太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身長一丈，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說道：「相撲世間無對手，爭交天下我爲魁。」聞他兩年曾在廟上爭交，不曾有對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貼招兒，單搦天下人相

撲。小人等因這個人來，一者燒香，二乃爲看任原本事，三來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則個。」宋江聽了，便叫小校：「快送這夥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後遇有往來燒香的人，休要驚嚇他，任從過往。」那夥人得了性命，拜謝下山去了。只見燕青起身稟覆宋江，說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驚動了泰安州，大鬧了祥符縣。正是東嶽廟中雙虎鬪，嘉寧殿上二龍爭。畢竟燕青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

話說這燕青，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卻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強似那三十五個。當日燕青稟宋江道：「小乙自幼跟着盧員外學得這身相撲，江湖上不曾逢着對手，今日幸遇此機會，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小乙並不要帶一人，自去獻臺上，好歹攀他攛一交。若是輸了攛死，永無怨心；倘或贏時，也與哥哥增些光彩。這日必然有一場好鬧，哥哥却使人救應。」宋江說道：「賢弟，聞知那人身長一丈，

貌若金剛，約有千百斤氣力，你這般瘦小身材，縱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長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撲的有力使力，無力鬪智。』非是燕青敢說口，臨機應變，看景生情，不倒的輸與他那呆漢。」盧俊義便道：「我這小乙，端的自小學成好一身相撲，隨他心意，叫他去。至期，盧某自去接應他回來。」宋江問道：「幾時可行？」燕青答道：「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來日拜辭哥哥下山，路上略宿一宵，二十六日趕到廟上，二十七日在那裏打探一日，二十八日卻好和那廝放對。」當日無事，次日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衆人看燕青時，打扮得村村朴朴，將一身花繡把衲襖包得不見，扮做山東貨郎，腰裏插着一把串鼓兒，挑一條高肩雜貨擔子，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你且唱個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衆人聽。」燕青一手撚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貨郎太平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去，衆人又笑。酒至半酣，燕青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取路往泰安州來。

當日天晚，正待要尋店安歇，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燕小乙哥，等我一等。」燕青歇下擔子看時，卻是『黑旋風』李逵。燕青道：「你趕來怎地？」李逵道：「你相伴我去荆門鎮走了兩遭，我見你獨自個來，放心不下，不曾對哥哥說知，偷走下山，特來幫你。」燕青道：「我這裏用你不着，你快早早回去。」

李逵焦躁起來，說道：『你便是真個了得的好漢！我好意來幫你，你倒翻成惡意！我却偏要去！』燕青尋思，怕壞了義氣，便對李逵說道：『和你去不爭。那裏聖帝生日，都是四山五嶽的人聚會，認得你的頗多，你依的我三件事，便和你同去。』李逵道：『依得。』燕青道：『從今路上和你前後各自走，一脚到客店裏，入得店門，你便自不要出來，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到得廟上客店裏，你只推病，把被包了頭臉，假做打齣睡，更不要做聲。第三件，當日廟上，你挨在稠人中看爭交時，不要大驚小怪。大哥，依得麼？』李逵道：『有甚難處！都依你便了。』當晚兩個投客店安歇。次日五更起來，還了房錢，同行到前面打火喫了飯，燕青道：『李大哥，你先走半里，我隨後來也。』那條路上，只見燒香的人來往不絕，多有講說任原的本事，兩年在泰嶽無對，今年又經三年了。燕青聽得，有在心裏。申牌時候將近，廟上傍邊衆人都立定脚，仰面在那裏看。燕青歇下擔兒，分開人叢，也挨向前看時，只見兩條紅標柱，恰與坊巷牌額一般相似，上立一面粉牌，寫道：『太原相撲「擎天柱」任原。』傍邊兩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蒼龍。』燕青看了，便扯匾擔，將牌打得粉碎，也不說什麼，再挑了擔兒，望廟上去了。看的衆人，多有好事的，飛報任原說，今年有劈牌放對的。

且說燕青前面迎着李逵，便來尋客店安歇。原來廟上好生熱鬧，不算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薩聖節之時，也沒安着人處，許多客店，都歇滿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梢頭賃一所客店安下，把擔子歇了，取一牀夾被，教李逵睡着。店小二來問道：『大哥是山東貨郎，來廟上趕趁，怕敢出房錢不起？』燕青打着鄉談說道：『你好小覷人！一間小房，值得多少，便比一間大房錢。沒處去了，別人出多少房錢，我也出多少還你。』店小二道：『大哥休怪，正是要緊的日子，先說得明白最好。』燕青道：『我自來做買賣，倒不打緊，那裏不去歇了，不想路上撞見了這個鄉中親戚，現患氣病，因此只得要討你店中歇。我先與你五貫銅錢，央及你就鍋中替我安排些茶飯，臨起身一發酬謝你。』小二哥接了銅錢，自去門前安排茶飯，不在話下。

沒多時候，只聽得店門外熱鬧，二三十條大漢走入店裏來，問小二哥道：『劈牌定對的好漢，在那房裏安歇？』店小二道：『我這裏沒有。』那夥人道：『都說在你店中。』小二哥道：『只有兩眼房，空着一眼，一眼是個山東貨郎，扶着一個病漢賃了。』那一夥人道：『正是那個貨郎兒劈牌定對。』店小二道：『休道別人取笑！那貨郎兒是一個小小後生，做得甚用。』那夥人齊道：『你只引我們去張一張。』

店小二指道：『那角落頭房裏便是。』衆人來看時，見緊閉着房門，都去牕子眼裏張時，見裏面牀上兩個人脚廝抵睡着。衆人尋思不下，數內有一個道：『既是敢來劈牌，要做天下對手，不是小可的人，怕人算他，以定是假裝害病的。』衆人道：『正是了，都不要猜，臨期便見。』不到黃昏前後，店裏何止三二十夥人來打聽，分說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當晚搬飯與二人喫，只見李逵從被窩裏鑽出頭來，小二哥見了，吃了一驚，叫聲：『阿呀！這個是爭交的爺爺了！』燕青道：『爭交的不是他，他自病患在身，我便是逕來爭交的。』小二哥道：『你休要瞞我，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裏。』燕青道：『你休笑我，我自口口口，教你們大笑一場，回來多把利物賞你。』小二哥看着他們喫了晚飯，收了碗碟，自去廚頭洗刮，心中只是不信。

次日，燕青和李逵喫了些早飯，分付道：『哥哥，你自拴了房門高睡。』燕青却隨了衆人，來到岱嶽廟裏看時，果然是天下第一，但見：

廟居泰岱，山鎮乾坤。爲山嶽之至尊，乃萬神之領袖。山頭伏檻，直望見弱水蓬萊；絕頂攀松，盡都是密雲薄霧。樓臺森聳，疑是金鳥展翅飛來；殿閣稜層，恍覺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

鳳屏亮榻映黃紗，龜背繡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旒冕舜日堯眉；近覩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絳紗衣；炳靈聖公，赭黃袍偏稱藍田帶。左侍下玉簪珠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嚴，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猛勇，勤王十萬鐵衣兵。五嶽樓相接東宮，仁安殿緊連北闕。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驃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火池鐵面太尉，月月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皆獲福。嘉寧殿祥雲杳靄，正陽門瑞氣盤旋。萬民朝拜碧霞君，四遠歸依仁聖帝。

當時燕青遊翫了一遭，却出草參亭參拜了四拜，問燒香的道：『這相撲任教師在那裏歇？』便有好事人說：『在迎思橋下那個大客店裏便是，他教着二三百個上足徒弟。』燕青聽了，逕來迎思橋下看時，見橋邊欄杆子上坐着二三十個相撲子弟，面前遍插鋪金旗牌，錦繡帳額，等身靠背。燕青閃入客店裏去，看見任原坐在亭心上，真乃有揭諦儀容，金剛貌相。坦開胸脯，顯存孝打虎之威；側坐胡牀，有霸王拔山之勢。在那裏看徒弟相撲。數內有人認得燕青，會劈牌來，暗暗報與任原。只見任原跳將起來，搥着膀子，口裏說道：『今年那個合死的，來我手裏納命。』燕青低了頭，急出店門，聽得裏面都笑。急回到

自己下處，安排些酒食，與李逵同喫了一回。李逵道：『這們睡，悶死我也！』燕青道：『只有今日一晚，明日便見雌雄。』當時閒話，都不必說。三更前後，聽得一派鼓樂響，乃是廟上衆香官與聖帝上壽。四更前後，燕青、李逵起來，問店小二先討湯洗了面，梳光了頭，脫去了裏面衲襖，下面牢拴了腿，纏護膝，匾扎起了熟絹水裊，穿了多耳麻鞋，上穿汗衫搭膊，繫了腰。兩個喫了早飯，叫小二分付道：『房中的行李，你與我照管。』店小二應道：『并無失脫，早早得勝回來。』只這小客店裏，也有三二十個燒香的，都對燕青道：『後生，你自斟酌，不要枉送了性命。』燕青道：『當下小人喝采之時，衆人可與小人奪些利物。』衆人都有先去了的。李逵道：『我帶了這兩把板斧去也好。』燕青道：『這個却使不得，被人看破，誤了大事。』當時兩個雜在人隊裏，先去廊下，做一塊兒伏了。那日燒香的人，真乃亞肩疊背，偌大一個東嶽廟，一湧便滿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朝着嘉寧殿，扎縛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銀器皿，錦繡段疋，門外拴着五頭駿馬，全付鞍轡。知州禁住燒香的人，看這當年相撲獻聖一個年老的部署，拿着竹批，上得獻臺，參神已罷，便請今年相撲的對手，出馬爭交。說言未了，只見人如潮湧，却早十數對哨棒過來，前面列着四把繡旗。那任原坐在轎上，這轎前轎後三二十對花肱膊的好漢，前遮後擁，來到獻臺上。部署請下轎來，

開了幾句溫暖的呵會。任原道：『我兩年到岱嶽，奪了頭籌，白白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必用脫膊。』說罷，見一個拿水桶的上來。任原的徒弟，都在獻臺邊，一週遭都密密地立着。且說任原先解了胳膊，除了巾幘，虛籠着蜀錦襖子，喝了一聲參神喏，受了兩口神水，脫下錦襖，百十萬人齊喝一聲采。看那任原時，怎生打扮：

頭縮一窩穿心紅角子，腰繫一條絳羅翠袖三串帶兒，拴十二個玉蝴蝶牙子扣兒。主腰上排數對金鴛鴦翹褶襯衣。護膝中有銅檔銅袴，繳臙內有鐵片鐵環。扎腕牢拴，踢鞋緊緊繫。世間駕海擎天柱，嶽下降魔斬將人。

那部署道：『教師兩年在廟上不曾有對手，今年是第三番了，教師有甚言語，安覆天下衆香官？』任原道：『四百座軍州，七千餘縣治，好事香官，恭敬聖帝，都助將利物來，任原兩年白受了，今年辭了聖帝還鄉，再也不上山來了。東至日出，西至日沒，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蠻，北濟幽燕，敢有出來和我爭利物的麼？』說猶未了，燕青捺着兩邊人的肩膀，口中叫道：『有有！』從人背上直飛搶到獻臺上來。衆人齊發聲喊。那部署接着問道：『漢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你從何處來？』燕青道：『我是山東張』

貨郎，特地來和他爭利物。」那部署道：「漢子，性命只在眼前，你省得麼？你有保人也無？」燕青道：「我就是保人，死了要誰償命？」部署道：「你且脫膊下來看。」燕青除了頭巾，光光的梳着兩個角兒，脫下草鞋，赤了雙腳，蹲在獻臺一邊，解了腿紉護膝，跳將起來，把布衫脫將下來，吐個架子，則見廟裏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迭頭價喝采，衆人都呆了。任原看了他這花繡，急健身材，心裏到有五分怯他。殿門外月臺上本州太守坐在那裏彈壓，前後皂衣公吏環立七八十對，隨即使人來叫燕青下獻臺，來到面前。太守見了他這身花繡，一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心中大喜，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氏？」燕青道：「小人姓張，排行第一，山東萊州人氏，聽得任原招天下人相撲，特來和他爭交。」知州道：「前面那匹全副鞍馬，是我出的利物，把與任原；山棚上應有物件，我主張分一半與你，你兩個分了罷，我自擡舉你在我身邊。」燕青道：「相公，這利物到不打緊，只要攪翻他，教衆人取笑，圖一聲喝采。」知州道：「他是一個金剛般一條大漢，你敢近他不得？」燕青道：「死而無怨。」再上獻臺來，要與任原定對。部署問他先要了文書，懷中取出相撲社條，讀了一遍，對燕青道：「你省得麼？不許暗算。」燕青冷笑道：「他身上都有准備，我單單只這個水棍兒，暗算他甚麼？」知州又叫部署來分付道：「這般一個漢子，俊俏後

生，可惜了！你去與他分了這撲。』部署隨即上獻臺，又對燕青道：『漢子，你留了性命還鄉去罷！我與你分了這撲。』燕青道：『你好不曉事，知是我贏我輸！』衆人都和起來，只見分開了數萬香官，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廊廡屋脊上也都坐滿，只怕遮着了這對相撲。任原此時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霄雲外，跌死了他。部署道：『既然你兩個要相撲，今年且賽這對獻聖，都要小心着，各各在意。』淨淨地獻臺上只三個人。此時宿露盡收，旭日初起，部署拿着竹批，兩邊分付已了，叫聲『看撲。』這個相撲，一來一往，最要說得分明。說時遲，那時疾，正如空中星移電掣相似，些兒遲慢不得。當時燕青做一塊兒蹲在右邊，任原先在左邊立個門戶，燕青只不動揮。初時獻臺上各占一半，中間心裏合交。任原見燕青不動揮，看看逼過右邊來，燕青只聽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這人必來弄我下三面。你看我不消動手，只一脚踢這廝下獻臺去。』任原看看逼將入來，虛將左脚賣個破綻，燕青叫一聲『不要來。』任原卻待奔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脅下穿將過去。任原性起，急轉身又來拿燕青，被燕青虛躍一躍，又在右脅下鑽過去。大漢轉身終是不便，三換換得脚步亂了。燕青却搶將入去，用右手紐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檔，用肩胛頂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將起來，頭重脚輕，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獻臺邊，叫一聲『下去！』把任

原頭在下，脚在上，直擻下獻臺來。這一撲，名喚做『鵝鴿旋』。數萬的香官看了，齊聲喝采。那任原的徒弟們見攔翻了他師父，先把山棚拽倒，亂搶了利物。衆人亂喝打時，那二三十徒弟搶入獻臺來。知州那裏治押得住，不想傍邊惱犯了這個太歲，却是『黑旋風』。李逵看見了，睜圓怪眼，倒豎虎鬚，面前別無器械，便把杉刺子攏葱般拔斷，拿兩條杉木在手，直打將來。

香官數內有人認得李逵的，說將出名姓來，外面做公人的齊入廟裏大叫道：『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風」！』那知府聽得這話，從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底下疎失了七魄，便望後殿走了。四下裏的人湧併圍將來，廟裏香官，各自奔走。李逵看任原時，跌得昏暈，倒在獻臺邊，口內只有些游氣。李逵揭塊石板，把任原頭打得粉碎。兩個從廟裏打將出來，門外弓箭亂射入來，燕青、李逵只得爬上屋去，揭瓦亂打。不多時，只聽得廟門前喊聲大舉，有人殺將入來。當頭一個，頭戴白范陽氈笠兒，身穿白段子襖，跨口腰刀，挺條朴刀，那漢是北京『玉麒麟』盧俊義。後面帶着史進、穆弘、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七籌好漢，引一千餘人，殺開廟門，入來策應。燕青、李逵見了，便從屋上跳將下來，跟着大隊便走。李逵便去客店裏拿了雙斧，趕來廝殺。這府裏整點得官軍來時，那夥好漢，已自去得遠了。官兵已知梁山泊人衆難敵，不敢

來追趕。却說盧俊義便叫收拾李逵回去，行了半日，路上又不見了李逵。盧俊義又笑道：『正是招災惹禍，必須使人尋他上山。』穆弘道：『我去尋他回寨。』盧俊義道：『最好。』

且不說盧俊義引衆還山，却說李逵手持雙斧，直到壽張縣。當日午衙方散，李逵來到縣衙門口，大叫入來：『梁山泊「黑旋風」爹爹在此！』嚇得縣中人手足都麻木了，動揮不得。原來這壽張縣貼着梁山泊最近，若聽得『黑旋風』李逵五個字，端的醫得小兒夜啼驚哭，今日親身到來，如何不怕！當時李逵逕去知縣椅子上坐了，口中叫道：『着兩個出來說話，不來時，便放火。』廊下房內衆人商量：『只得着幾個出去答應；不然，怎地得他去？』數內兩個吏員出來廳上拜了四拜，跪着道：『頭領到此，必有指使。』李逵道：『我不來打攪你縣裏人，因往這裏經過，閒耍一遭，請出你知縣來，我和他厮見。』兩個去了，出來回話道：『知縣相公却纔見頭領來，開了後門，不知走往那裏去了。』李逵不信，自轉入後堂房裏來尋。『頭領看，那幘頭衣衫匣子在那裏放着。』李逵扭開鎖，取出幘頭，領上展角，將來戴了，把綠袍公服穿上，把角帶繫了，再尋卓靴，換了麻鞋，拿着槐簡，走出廳前，大叫道：『吏典人等都來參見。』衆人沒奈何，只得上去答應。李逵道：『我這般打扮也好麼？』衆人道：『十分相稱。』李逵道：『你們令史

祇候都與我到衙了，便去；若不依我，這縣都翻做白地。」衆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來，擎着牙杖骨朶，打了三通擂鼓，向前聲喏。李逵呵呵大笑，又道：「你衆人內也着兩個來告狀。」吏人道：「頭領坐在此地，誰敢來告狀？」李逵道：「可知人不來告狀，你這裏自着兩個裝做告狀的來告。我又不傷他，只是取一回笑耍。」公吏人等商量了一會，只得着兩個牢子裝做廝打的來告狀，縣門外百姓都放來看。兩個跪在廳前，這個告道：「相公可憐見，他打了小人。」那個告：「他罵了小人，我纔打他。」李逵道：「那個是喫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喫打的。」又問道：「那個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罵了，小人是打他來。」李逵道：「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了他去。這個不長進的，怎地吃人打了，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衆。」李逵起身，把綠袍抓扎起，槐簡揣在腰裏，掣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個原告人，號令在縣門前，方纔大踏步去了，也不脫那衣靴。縣門前看的百姓，那裏忍得住笑。正在壽張縣前走過東，走過西，忽聽得一處學堂讀書之聲，李逵揭起簾子，走將入去，嚇得那先生跳窗走了。衆學生們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李逵大笑。出門來，正撞着穆弘。穆弘叫道：「衆人憂得你苦，你卻在這裏風快上山去！」那裏由他，拖着便走。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逕奔梁山泊來，有詩爲證：

牧民縣令每猖狂，

自幼先生教不良。

應遣鐵牛巡歷到，

琴堂開了鬧書堂。

二人渡過金沙灘，來到寨裏，衆人見了李逵這般打扮都笑。到得忠義堂上，宋江正與燕青慶喜，只見李逵放下綠欄袍，去了雙斧，搖搖擺擺，直至堂前，執着槐簡，來拜宋江。拜不得兩拜，把這綠欄袍踏裂，絆倒在地，衆人都笑。宋江罵道：『你這廝忒大膽！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這是該死的罪過！但到處便惹起事端，今日對衆弟兄說過，再不饒你！』李逵喏喏連聲而退。梁山泊自此人馬平安，都無甚事，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藝，操練人馬，令會水者上船習學。各寨中添造軍器，衣袍，鎧甲，鎗刀，弓箭，牌弩，旗幟，不在話下。

且說泰安州備將前事申奏東京，進奏院中，又有收得各處州縣申奏表文，皆爲宋江等反亂，騷擾地方。此時道君皇帝有一個月不曾臨朝視事，當日早朝，正是三下靜鞭鳴御闕，兩班文武列金階，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進奏院卿出班奏曰：『臣院中收得各處州縣累次表文，皆爲宋江等部領賊寇，公然直進府州，劫掠庫藏，搶擄倉廩，殺害軍民，貪厭無足，所到之處，無人可敵。若不

早爲勦捕，日後必成大患。」天子乃云：「上元夜此寇鬧了京國，今又往各處騷擾，何況那裏附近州郡？朕已累次差遣樞密院進兵，至今不見回奏。」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臣聞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術。民心旣服，不可加兵。卽目遼兵犯境，各處軍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爲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間亡命之徒，皆犯官刑，無路可避，遂乃嘯聚山林，恣爲不道。若降一封丹詔，光祿寺頒給御酒珍羞，差一員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撫諭，招安來降，假此以敵遼兵，公私兩便。伏乞陛下聖鑒。」天子云：「卿言甚當，正合朕意。」便差殿前太尉陳宗善爲使，齎擎丹詔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數。是日朝中陳太尉領了詔勅，回家收拾。不爭陳太尉奉詔招安，有分教，香醪翻做燒身藥，丹詔應爲引戰書。畢竟陳太尉怎地來招安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35744



7.46

34

13

籍